

# 中國文學課程

## 中國文學名著賞析系列

### 三言

(《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中國語文教育組

2013年9月



## 前 言

中學中國文學課程分為必修和選修兩部分。必修部分的學習材料除了「指定作品」和「自選作品」外，還有「名著選讀」。「名著選讀」的目的是希望學生平日多讀古今經典名著，擴大閱讀面、提高閱讀量，從而拓寬視野，提升文學素養，豐富人生體驗。為協助教師進行「名著選讀」的教學，課程發展處中國語文教育組於 2009 年編訂了《中學中國文學名著選讀簡介（中四至中六）》，以供學校參考。

中國文學課程的選修部分設有「名著欣賞」選修單元，期望學生透過研讀文學名著，體會優秀作品豐富的內涵和藝術特色，領略作者的思想感情，提高賞析、評論文學名著的能力，並培養審美的情趣。由 2009 年起，中國語文教育組為教師提供了一連串「名著欣賞」的教師專業發展課程，幫助教師掌握「名著欣賞」選修單元的教學。

為進一步支援教師在「名著選讀」和選修單元「名著欣賞」的教學，中國語文教育組就教師專業發展課程中的部分資料，邀請負責培訓的導師加以整理，並加上教學建議，陸續編製成「中國文學名著賞析系列」，上載教育局網頁，以供學校參考。教師使用時，可與《中學中國文學名著選讀簡介(中四至中六)》(2009)，互相參照。

如對「中國文學名著賞析系列」有任何意見或建議，歡迎致函：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12 樓

教育局課程發展處

總課程發展主任（中國語文教育）收

傳真：2834 7810

電郵：secchinese@edb.gov.hk



# 目 錄

引言	1
甲部 《三言》名篇賞析	3
(一) 引論——中國古代白話短篇小說	3
1. 宋元的「說書」	
2. 白話短篇小說的體制	
3. 白話短篇小說的題材與主題	
4. 古代白話短篇小說的敘事特色	
(二)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分析	10
1. 對應式的敘述結構	
2. 百寶箱在敘述中的作用	
3. 男權中心的敘述視角	
4. 故事結局的戲劇效果	
(三)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分析	22
1. 白蛇故事的形成	
2. 本小說的主題	
3. 對應式的敘述結構	
4. 作為敘述焦點的許宣	
5. 白娘子的負面特徵及其寓意	
(四)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分析	34
1. 平衡式的敘述結構	
2. 小說的寓意	
3. 珍珠衫的敘述功能	
4. 「珍珠衫」故事之流傳	
附錄：參考資料	41
乙部 教學建議	43



# 引 言

香港中文大學  
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  
周建渝

2012年夏季，承蒙香港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邀請，為其「中國文學名著賞析系列」擔任講者，講授《三言》專題。其後，應約整理成文，提供給學校教師，作為中國文學課程中「名著選讀」部分和選修單元「名著欣賞」教學之參考。

《三言》的專題可分為兩部分，一是引論，介紹以《三言》為代表的中國古代白話短篇小說之源流、體制、題材、主題、敘述特色；一是《三言》名篇分析，包括〈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及〈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等作品。這樣從整體面貌到重點篇章兩方面，幫助讀者理解《三言》及中國敘事文學之傳統。其中內容，主要基於學界迄今之相關研究成果，以及本人近年來發表的相關文章。疏漏之處，在所難免；若能拋磚引玉，亦是本人期待之幸事。



## 甲部 《三言》名篇賞析

### (一) 引論——中國古代白話短篇小說

中國古代小說，大體上可分為短篇小說與長篇章回小說兩個傳統。短篇小說又可分為文言短篇小說與白話短篇小說兩類。文言小說以唐代傳奇、清代蒲松齡《聊齋誌異》為傑出代表，白話小說則以宋、元時期的「話本」與明代「擬話本」為主要代表。本部分將重點介紹白話短篇小說。

#### 1. 宋元的「說書」

「說書」又稱「說話」<sup>1</sup>，從文獻看，隋唐已有，但是並不繁榮。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曾指出：唐代實行坊市制、宵禁制，這些都限制了市民的活動、特別是夜間的商業與娛樂活動。因此，唐代「說話」主要在寺廟中進行，而且開場有一定日子。儘管也有的在宮廷和民間進行，但有關這方面的記載較少。<sup>2</sup>

宋代城市經濟繁榮，商業活動不斷增強，導致原有坊、市分區制度的瓦解，宵禁制也被衝破。<sup>3</sup> 在此較為寬鬆的環境下，城市市民的文化生活更加豐富，「說話」隨之興盛，成為當時頗為流行的市民娛樂活動。其興盛標誌，主要表現在四方面。首先、有眾多的專門演出場地：勾欄瓦舍。所謂「瓦舍」，是宋人市語，又稱「瓦肆」、「瓦子」，其中設有表演雜劇、曲藝、雜技的勾欄，也有賣藥、估衣、飲食等店舖。宋人耐得翁《都城紀勝》「瓦舍眾伎」條稱：「瓦者，野合易散之

---

<sup>1</sup> 孫楷第〈說話考〉，載孫楷第《俗講、說話與白話小說》（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頁 27。

<sup>2</sup>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15。

<sup>3</sup> 同前注，頁 44。

意也」。<sup>4</sup> 勾欄亦稱「勾闌」，本義指欄杆，用欄杆圍成一座演藝場所，後來就習稱勾欄。勾欄內有棚，稱為「邀棚」，演藝多在棚內進行。<sup>5</sup> 北宋時期，首都汴京的勾欄瓦舍規模很大，已在宋人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二中有記載：「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次裏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餘座。」<sup>6</sup> 到南宋，瓦子更加興盛，據宋人周密《武林舊事》卷六載，臨安有瓦子勾欄二十三處，「以北瓦內勾欄十三座最盛」。<sup>7</sup>

其次、有很多屬於說書行業的術語。例如「話」這個詞，意思是「故事」，「說話」就是「講故事」<sup>8</sup>，演出叫「作場」、「敷衍」。在話本體制方面，有「入話」與「正話」的區分，「頭回」部分裏常用「笑耍頭回」、「得勝頭回」等套語。

第三、有說話人的行會組織：「書會」。胡士瑩曾指出，當時較大的城市一般都有書會，例如永嘉書會、九山書會、古杭書會、武林書會等。書會中編寫話本的人被稱作「書會先生」或「才人」等。

第四、說話人已有專業特點，分出家數，各有專長。南宋時有「四家數」的劃分，至於四家如何細分，各家有不同看法，但最重要的是講史和小說兩家。「小說」是舊名詞新用，指的是人情、神怪、傳奇或公案等類短篇故事。講史則是長篇的歷史故事。

宋元時期，「說話」以娛樂性與道德說教兼而有之的講唱方式，深受市民的喜愛，以至於到了明代，原本以職業說書人為創作主體的情況發生變化，文人參與創作，模仿「話本」的體制，寫出以「三言」、「二拍」為代表的「擬話本」白話短篇小說，由此推動了這一文體的

---

<sup>4</sup> 耐得翁《都城紀勝》，見孟元老等著《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頁 95。

<sup>5</sup> 同注 2，頁 45-46。

<sup>6</sup> 孟元老等著《東京夢華錄》（外四種），頁 14。

<sup>7</sup> 同前注，頁 440-441。

<sup>8</sup> 「說話」乃隋唐以來習語，非始於宋。

繁榮。這一成果豐碩的通俗文學傳統，在中國古代小說史上，有着重要的價值與地位。

## 2. 白話短篇小說的體制（以宋元明「話本」為代表）

關於話本的體制，學者有不同的劃分。胡士瑩提出由六個部分組成：題目、篇首、入話、頭迴、正話、篇尾<sup>9</sup>，也有學者分為四部份：入話、頭迴、正話、篇尾，取消「題目」與「篇首」作為獨立的兩部分。<sup>10</sup> 我們傾向於後一種分法。下面將四個部分作簡要介紹：

- (1) 入話：話本通常以一首詩、詞或詩詞各一首為開頭，詩詞之後，再以散文句子對詩詞加以解釋，這一部份叫做入話。例如〈錯斬崔寧〉的入話：

聰明伶俐自天生，懵懂癡呆未必真。  
嫉妬每因眉睫淺，戈矛起時笑談深。  
九曲黃河心較險，十重鐵甲面堪憎。  
時因酒色亡家國，幾見詩書誤好人。<sup>11</sup>

這些詩詞有的是作者自撰，有的引自古人作品，大抵都是念白而不是唱詞。詩詞的作用，有的是點明故事主題，概括全篇大意；有的造成意境，烘托特定情緒；有的抒發感歎，從正面或反面陪襯故事內容；也有的與故事內容關係並不密切。

在這首詩之後，緊接着有一段對此詩的解釋：

這首詩，單表為人難處。只因世路狹窄，人心叵測。大道既遠，人情萬端。熙熙攘攘，都為利來；蚩蚩蠢蠢，皆納禍去。持身保家，萬千反覆。所以古人云：「顰有為顰，笑有為笑。顰笑之間，最宜謹慎。」這回書，單說

<sup>9</sup> 同注 2，頁 134-147。

<sup>10</sup> 歐陽代發《話本小說史》第一章（武漢：武漢出版社，1994），頁 12-21。

<sup>11</sup> 程毅中輯注《宋元小說家話本集》（濟南：齊魯書社，2000），頁 248-249。

一個官人，只因酒後一時戲笑之言，遂至殺身破家，陷了幾條性命。且先引下一個故事來，權做個德勝頭迴。<sup>12</sup>

詩詞和緊接其後的解釋構成話本的「入話」部份。之所以要設置「入話」，是因為聽眾並非同時到場，說書人先講一段「入話」，既可以穩住已到的聽眾，又可延至更多聽眾到來，然後再「言歸正傳」。

- (2) 頭迴：一些話本小說中，在「入話」之後會插入一個與「正話」寓意相似或相反的短小故事。由於這一故事的內容是完整的，可以獨立存在，其位置又放在「正話」之前，所以被叫作「頭回」，又稱「得勝頭迴」、「笑耍頭迴」、「得勝利市頭迴」。所謂「頭迴」，即冒頭的一回，程毅中解釋為「第一回」<sup>13</sup>，是藝人的專門術語。所謂「笑耍」，是未如正文，先資笑樂的意思。所謂「得勝」，魯迅認為「聽說話者多軍民，故冠以吉語曰『得勝』」。<sup>14</sup>「頭迴」與「入話」部分所起的作用一樣，都是為後面要講的「正話」作開場白。因為「說話」剛開講時，聽眾未必都能準時入場，說話人因此以說「入話」與「頭迴」的方式，着意延遲「正話」開講的時間，以便既穩住已到的聽眾，又可等待遲到的聽眾。如果遲到者從中途聽起，不清楚故事的首尾，可能會影響他們聽講的興趣。

- (3) 正話：「正話」是說話人要講述的主要故事，從小說話本的文本來看，它是故事的正文，又叫做「正傳」。例如〈錯斬崔寧〉的正話，即是崔寧與陳二姐蒙冤的故事。「正話」通常由散文和韻文兩部份組成，其中散文在「正話」中佔有主要份量，其功能主要是敘述故事情節；韻文則更多地用於描寫或評論人物與事件。

<sup>12</sup> 同前注。按「德勝」，《京本通俗小說》作「得勝」。

<sup>13</sup> 同前注，頁 266 校注 1。

<sup>14</sup>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第十二篇，頁 94。

- (4) 篇尾：話本小說結束時，由說話人（或作者）出場總結全篇，或闡明故事主題，給予聽眾道德勸戒。篇尾常常採用詩詞一類的韻文形式，而且多為七言四句小詩。如〈錯斬崔寧〉以四句詩作篇尾：

善惡無分總喪驅，只因戲語釀災危。

勸君出語須誠信，口舌從來是禍基。<sup>15</sup>

### 3. 白話短篇小說的題材與主題

這裏以明代「擬話本」代表作品「三言」為例。所謂「擬話本」，指的是模擬話本體制（形式）而作的小說。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三篇，曾用此名，指稱宋元間受話本影響而產生的作品，又在其書第二十一篇用「明之擬宋市人小說」指稱明代文人模擬宋元話本而寫的白話短篇小說。<sup>16</sup>

晚明文人馮夢龍（1574-1646）編《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三部作品集，簡稱「三言」。<sup>17</sup>就其中大部分作品的基本思想傾向來看，它主要表現了城市市民階層的思想特點，帶有比較濃厚的市民色彩，但還不能擺脫當時社會道德標準的束縛。其敘述的題材與主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 (1) 詮釋「愛情」或「情愛」主題。此類作品在「三言」中佔的份量很大，而且也最具特色。例如〈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通過寫文人與妓女間的愛情關係，涉及到雙方在愛情上的忠誠與背叛之主題（後面將詳細討論）。〈賣油郎獨佔花魁〉，講述兩個地位極懸殊的人物最終結成眷屬。故事有別於傳統的才子配佳人（或

---

<sup>15</sup> 同注 11，頁 266。

<sup>16</sup> 同注 14，頁 96，168。

<sup>17</sup> 其後凌濛初編《拍案驚奇》（又名《初刻拍案驚奇》）與《二刻拍案驚奇》兩部集子，簡稱「二拍」。

進士與娼妓)主題，賣油郎一類小商人誠實淳樸的人格受到肯定，「商人重利輕離別」的觀念受到質疑。

(2) 描寫科舉制度下文人的遭遇。例如〈老門生三世報恩〉，敘老秀才鮮于同科場屢試不第，直到五十七歲，被知縣蒞遇時誤選中舉人，後又中進士。後來，鮮于同於蒞遇時落難時助其三代以報恩。〈趙春兒重旺曹家莊〉敘妓女趙春兒助夫發憤讀書，重興家業。

(3) 正面肯定市民小商人的道德與友誼。例如〈施潤澤灘闕遇友〉，敘述施復拾金不昧而與朱恩結交，歌頌小手工業生產者忠厚、善良、富有同情心的道德情操。〈呂大郎還金完骨肉〉，敘述布商呂玉偶然在廁所中拾得二百兩銀子，後將銀子歸還失主，竟在失主家中巧遇七年前被拐走的兒子。故事用果報觀念解釋人際間的行為及命運，彰顯「勸善懲惡」的道德意蘊。

(4) 表現現實社會中的政治鬥爭。例如〈沈小霞相會出師表〉，敘述明朝嘉靖年間錦衣尉沈鍊與權臣嚴嵩父子及其爪牙的鬥爭，突出「忠」與「奸」相衝突的主題。

#### 4. 古代白話短篇小說的敘事特色

(1) 敘述人：保留了宋元話本中專業說書人的敘述型式（如大量使用「看官聽說」、「說話的」等說書人的套語），表現為第三人稱敘述，即敘述人是故事的旁觀者，而非故事中的一個角色。以說書人的角色和口吻向聽眾說話：把故事說得非常明白顯露，假設向聽眾提問，和聽眾相互交談，換用各種不同的語氣等。

(2) 敘述焦點：「三言」的視點，主要表現為「第三人稱的全知視點」。這個視點可以無所不窺：由人物外貌到內心，如施復撿

到銀子後的心理變化，均從敘述人口裏敘述出來。這種「第三人稱的全知視點」對某個事件的起因、人物活動的動機，都有清楚的洞察和揭示。

(3) 語言：「三言」敘述故事以白話為主，人物對話多用口語，描寫人物或評論事件多用韻文（詩詞）。

(4) 寓意：在道德寓意方面，「三言」一方面多有「因果報應」的傳統說教，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對於社會的某些倫理道德觀念的挑戰，後一點特別地表現在〈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等故事中對於「通姦」或「婚外情」的寬容態度上。<sup>18</sup> 在社會寓意方面，「三言」以商人、店主等市民階層為描寫對象，提倡的也是這一類人的價值觀，如謹慎、節儉、勤勞等等。

---

<sup>18</sup> 後面將有對這篇小說的討論。

## (二)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分析<sup>19</sup>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據說曾以明代萬曆年民間發生的真實事件為基礎<sup>20</sup>，時人宋懋澄於萬曆三十五年，據以寫成文言故事〈負情儂傳〉，收入《九籥集》卷五<sup>21</sup>，馮夢龍以之為藍本，將故事改編成擬話本，收入《警世通言》卷三十二。<sup>22</sup> 故事所敘，宦家子弟李甲與京城名妓杜十娘相戀，耗盡錢財。十娘助李甲以三百金將她贖身，以圖與李生白頭偕老，不料途中被李生所賣。十娘絕望，與隨身所帶珠寶一起投入江中，故事的結局強化了這段文人與妓女感情糾葛的悲劇性質。

文人與妓女的愛情，在傳統的中國敘事文學裏，是一個熱門主題，然而圍繞此一主題所作的敘述，卻各有不同。本文旨在討論〈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的敘述結構及其特徵，並由此結構中看到敘述人或作者預設的敘述立場。這一立場隱含在敘述的過程之中，它包括了作者對故事所賦予的社會的、道德的、以及美學的寓意。

### 1. 對應式的敘述結構

出於結構的需要，作者在構成故事時，通常會考慮到敘述在某些層次上的對應關係。這種對應關係或者體現在兩組主要事件之間的呼應上，從而構成一段完整的情節敘述；或者通過兩類不同角色間的對

---

<sup>19</sup> 本節所論，曾以〈重讀《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為題，發表於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8期(2001年)，以及周建渝著《傳統文學的現代批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本節略有修訂。

<sup>20</sup> 同注2，頁557。

<sup>21</sup> [明]宋懋澄撰，王利器校錄《九籥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頁112，234。本故事曾在《九籥別集》、《情史》、《文苑植桔》、《史外叢談》等書中均有轉載，見譚正璧《話本與古劇》(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頁117；韓南(Patrick Hanan)，《〈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與〈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的成書》(The Making of *The Pearl-Sewn Shirt and The Courtesan's Jewel Box*)，*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3(1973)，pp. 124-126；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頁557。其他相關的討論還見於譚正璧《三言兩拍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350-355。

<sup>22</sup> 同注2，頁421-425，557。

比加以實現，以便有效地揭示出故事的主題。然而，無論是相似性的類比或是相異性的反比，都可以構成某種程度的對應關係。

我們首先注意到，十娘與李甲在敘述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作用，具有對應的關係。在故事前面部分「出院」的敘述中，十娘與鴛母周旋時，表現得十分機智，例如她智逼鴛母許諾三百兩銀子為贖身之費，並慷慨解囊，資助李甲籌得贖金。「出院」以後，她又一再資助李甲。與十娘這種機智主動的性格特徵相對應的，是李甲的懦弱與無能。他在耗盡錢財之後，既迷戀十娘，又無力幫助十娘贖身。在幫助十娘脫離妓院的過程中，李甲的被動與軟弱，恰好與十娘的主動、倔強構成一對應的關係，這種對應關係是以兩個角色的相異性為基礎的。後者的被動與軟弱旨在突顯前者的主動與倔強，反之亦然。

對應的特徵同樣體現在故事前、後兩個部分之間的敘述關係上。前部分以「出院」為敘述中心，後部分以「投江」為敘述焦點。「出院」的敘述，旨在突出十娘對於脫離妓女生涯的渴望；可是「投江」的敘述，則用十娘的絕望呼應了她先前的渴望。前面的「從良」之希望與後面「不遂」之失望兩者之間，在情緒的強烈程度上是成正比的，並由此造成作品敘述的張力（*tension*）。正是這種敘述的張力震撼和激動着讀者。

然而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故事整體敘述中隱含的兩個角色於社會地位與道德水準之間的差異，在作者的精心設計下，構成了結構上的一種對應特徵。首先來看李甲與十娘兩個角色在社會地位上的差異。在敘述人的交待中，李甲出身官宦之家，其父為布政，李甲本人係國子監太學生。這樣的敘述無疑為了說明，李甲屬於有身分地位那一階層的人。至於杜十娘，敘述人描述她為京域名妓，雖然憑其美色，贏得過多少公子王孫的迷戀，然而地位卻是低下的，因為她畢竟是供人玩樂或洩慾的對象。正因為如此，敘述人要用憐憫的眼光來描述十娘：

「可憐一片無瑕玉，誤入風塵花柳中」。<sup>23</sup> 在故事的開頭為兩個主要角色作如是背景介紹，實際上已經造成了在敘述上的對應效果，因為李甲地位之高與十娘地位之低恰好構成一對應關係。

然而，作者的用意並非僅止於此，他設置這種社會地位的對應其實是為了與另一組對應關係（即道德水準的對應）構成一個更大的對應結構，因為在交待了十娘與李甲兩人社會地位的差異之後，作品就很快進入圍繞十娘「從良」的焦點敘述，並且通過李甲與十娘在「從良」過程中心境與行為發生的不同變化，來揭示兩人道德水準的差異。以十娘為例，故事敘述她「久有從良之志」，以改變自己作為妓女的身分；「又見李公子忠厚志誠」<sup>24</sup>，便開始了「出院」的冒險經歷。從敘述人的立場來看，妓女從事的色情交易，具有不道德的性質，因為她使得眾多公子王孫情迷意蕩，破家蕩產。<sup>25</sup> 在此情況下，十娘「從良」的行為，是值得稱道的、有道德的行為。

這種對於十娘道德水準的稱道，還特別通過十娘後來「投江」的情節敘述得到進一步強化。「投江」情節的設置，意在顯示十娘寧願自我毀滅，也不願因為從良而隨便嫁給自己不愛的人，更何況被賣給自己素不相識的商人孫富，這就從敘述人的角度頌揚了十娘「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道德行為。正是由於這樣的結局處理，作品為一個社會地位低下的妓女賦予了一種時人視為高尚的道德品格。與之相反，李甲雖然身處社會地位較高的階層，可是從故事敘述中我們看到，他的道德水準遠低於十娘。例如，在小說前面部分，李甲被描述成一個「撒漫用錢，大差大使」的紈袴子弟<sup>26</sup>，因為迷戀煙花而耗盡錢財，並斷送了自己的學業，還惹怒家中嚴父。顯然，李甲這些行為的道德水準受到了敘述人的質疑與嘲諷。不僅如此，敘述人還告訴我們，十娘之所以要於此時「出院」，完全是因為鍾情於李甲，這就加重了李

---

<sup>23</sup>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警世通言》，頁 486。

<sup>24</sup> 同前注。

<sup>25</sup> 同前注。

<sup>26</sup> 同前注。

甲對於十娘的道德責任。另一方面，小說一再提及李甲對十娘表示有心娶她<sup>27</sup>，因為若非十娘相助，李甲早已流落他鄉，死無葬身之地，因此，他對十娘的恩德永世不敢忘懷。<sup>28</sup> 所有這些對兩人情愛關係的敘述，都旨在強調李甲應對十娘「出院」後的命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然而，作品卻在故事的後半部，設置了李甲背着十娘，將她賣給了萍水相逢的商人孫富。作品在這裏有意將李甲對十娘「中道見棄」的行為與十娘對他的一片真情構成對比，這種對比在敘述上形成了一種以道德水準差異為特徵的對應關係：在十娘對李甲愈加信賴的同時，李甲內心卻離開她愈來愈遠。敘述人對兩個角色行為作這樣的對應式敘述，其用意旨在從道德的層面上，肯定十娘鍾情與真誠品格的高尚，貶責李甲背叛行為的卑劣。十娘與李甲，一個社會地位卑微，道德品格卻高尚；另一個社會地位高，道德品格卻卑劣。對兩個角色作這樣的形象塑造，顯示作者試圖用道德水準的差異來平衡與對應社會地位的差異。它試圖說明，一個人社會地位的高下並不決定或等於其道德水準的高下。杜十娘與李甲兩個形象告訴我們，社會地位較高的文人，其道德水準可能比社會地位較低的妓女還要低下。

然而，兩個角色之間的這種差異又引出另一個更為深刻的問題：在社會地位與道德水準兩者間，何者在小說中顯得更為重要？〈杜十娘〉一文在故事開端交待人物背景時，提及兩個角色社會地位的差異，然而，整個故事敘述的重點並不在其社會地位的差異，而在於兩個角色道德水準的差異。這一點，恰好印證了厄爾·邁納（Earl Miner）的論斷：「敘事需要以道德差異為基礎。」<sup>29</sup>

隨着敘述的層層推進，敘述人有意識地彰顯與擴大兩個角色間在道德水平上的差距，特別是圍繞「投江」一段的敘述，敘述人有意將十娘「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人格與李甲的自私與負心兩相對比，

---

<sup>27</sup> 同前注。

<sup>28</sup> 同前注，頁 492。

<sup>29</sup> Earl Miner, *Comparative Poetics: 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 4, p. 137.

從而有力地強化了兩者間的道德差異。由此，社會地位雖低、道德水準卻高的十娘與社會地位雖高、道德水準卻卑劣的李甲之間形成一種特殊的對應關係。如果說，「出院」與「投江」兩部分的對應敘述，構成本作品外在形式的結構，那麼，十娘與李甲兩個角色間在社會地位與道德水準上的對應關係，則構成作品內在理路的結構，因為它代表了作品蘊含的寓意或意識形態。正是從這種對應式結構的敘述中，讀者領悟了敘述人及其作者更為關注的焦點，是角色道德水準之優劣，而非社會地位之高低。這一點，顯然與中國文學及史學中注重以道德優劣臧否人物、而非以成敗論英雄的歷史傳統相符合。

## 2. 百寶箱在敘述中的作用

百寶箱在敘述中的作用實在令人關注。它首先出現於小說的標題，然後在小說後半部分的敘述中一再被提及。敘述人有意採用誇張的手法，鋪張揚厲地敘述箱內珍藏的古玉紫金、夜明珠、祖母綠、貓兒眼等，其意在於向讀者張示，這諸般異寶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然而，當眾人珍視的寶箱與其持有人雙雙毀滅時，其悲劇性的震撼力量足以令人驚心動魄。

以往的論者通常注意到十娘與李甲兩個主角在小說敘述中的關係，卻相對忽略了百寶箱的意義。百寶箱並非僅僅是一筆附屬於十娘的財產而已，它在小說的敘述結構中實在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在「三言」眾多故事中，我們常常看到諸如百寶箱一類物件的設置，例如〈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裏的「珍珠衫」、〈沈小霞相會出師表〉中的「出師表」、〈滕太尹鬼斷家私〉裏的「行樂圖」等等，這些物件看似敘述人信手拈來的小道具，其實，它們在敘述中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儘管其在各自的作品裏具有不同的特徵。〈杜十娘〉裏的百寶箱對於推進故事的敘述、塑造角色形象以及呈現故事主題，都深具意義，儘管它在敘述的開端並未出現。

首先我們看到，百寶箱秘密的逐漸揭開，對於推進故事敘述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這一點，可從它與李甲這一角色的互動關係中得到解釋。箱中秘密的逐步揭開，與李甲對於十娘的誠心逐漸變質幾乎是同步發生的。小說開始的敘述中，透過十娘的眼睛，交待了李公子是一「忠厚志誠」、可托終身的男子，由此開啟了十娘攜帶寶箱，從良李甲的冒險經歷。李甲當初並不知道十娘有百寶箱，這一事實恰好與他不懂得為十娘落籍是一致的。在十娘的鼓勵下，李甲開始了贖妓的行動，先是向親友借錢，屢遭碰壁，然而，這畢竟顯示出他的誠心。於是，十娘先則施銀一百五十兩予李甲助其贖身，繼之予銀二十兩作舟車之費，可說是百寶箱秘密顯露的開始。<sup>30</sup> 殆及十娘離開妓院，與李甲同回南方，途中再次取出五十兩銀，這時百寶箱已從暗處來到明處。不過敘述人有意安排李甲因為自慚無能，「不敢窺覷箱中虛實」<sup>31</sup>，百寶箱的秘密仍然未被徹底揭開。作者作這樣的情節安排，是為了對應李甲一方尚無勇氣面對「嚴親懷怒」這樣一個事實。<sup>32</sup> 而寶箱秘密的最終揭開，則因應了李甲的「中道見棄」。一方面是滿箱珠寶的呈現，一方面是對此珠寶的失去：當燦爛美麗的無價之寶終於顯現之日，也就是它永遠逝去之時，這種極具戲劇性的情節設計，為小說的敘述創造了富有寓意的高潮，它將極為珍貴的珠寶與李甲的錯失寶珠置於一對立的關係上，從而通過前者的珍貴與永遠失去來強化後者的愚蠢與錯失良機，就如十娘投江前對李甲所說的那樣：「妾櫃中有玉，恨郎眼內無珠」<sup>33</sup>，作品的諷喻性質由此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

故事把百寶箱與十娘始終結合在一起，勢必暗示了兩者間存在着某種內在的關係。一方面，箱內夜明之珠盈把，多為無價之寶。箱中珍寶的價值，足以應付十娘與李甲浮居蘇杭勝地的餘生。然而，十娘並未向李甲洩露這一秘密。這種懸念的背後暗示了十娘性格的內斂，

---

<sup>30</sup> 雖然這裏的銀兩是以藏在絮褥的方式轉予的，可是作為財富，它卻與百寶箱中的秘密直接相關。我們甚至可以推測，那也是從百寶箱裏取出來的。

<sup>31</sup> 同注 23，頁 492。

<sup>32</sup> 同前注，頁 495。

<sup>33</sup> 同前注，頁 498。

因為從「贖身」到「南歸」的整個過程中，十娘給予讀者的印象，是處事深思熟慮，而非外表浮華、內心空虛。另一方面，身為妓女的十娘立志「從良」，並為此費盡心機。在敘述人看來，這無疑是值得褒讚的道德行為。滿箱的珠寶與從良的行為，前者以物質的具體形態體現了眾所珍視的價值，後者以道德的抽象形態突顯了同為珍貴的價值。兩種價值與財富相互說明，結構了故事的敘述主幹。

然而，兩者間所以能夠相互說明，實在是由於百寶箱與十娘之間具有一層隱喻關係。寶箱的出現，是與十娘的「出院」同時產生的。在十娘「出院」之前，寶箱隱藏着不見天日，這一點恰好暗喻十娘在妓院裏的生活境遇，是「不見天日」的。當十娘離開那「不見天日」的風塵生涯時，寶箱也隨之見了天日。寶箱由暗處走向明處，隱喻着十娘脫籍、回到正常人的生活。然而在那時，箱內的珠寶仍藏而不露，則又以對應的方式暗示十娘「出院」後依然前途未卜這一事實。寶箱秘密揭開那一瞬間，也是十娘人格形象被以聚焦形式強化呈現的那一瞬間。寶箱秘密揭開的同時，也就是它永遠消逝之時；與這一事件對應的是，十娘以投江而死的行為，拒絕了李甲與孫富的交易。

兩個事件的並置敘述有力地強化了百寶箱與十娘兩者間的隱喻關係。當十娘懷着「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那種時人視為珍貴的道德決心投入浩瀚江流之時，那滿箱的無價珍寶也同時被拋入一去不返的江水。作者作這樣的設計是頗為出色的，他用具體的、世人珍視的那一箱寶珠，隱喻和強化了十娘投江行為所蘊涵的道德性質。十娘投江之前曾對李甲說：「妾櫝中有玉，恨郎眼內無珠。」「櫝中有玉」實際上暗喻了十娘的人格，並為後面的人玉俱毀作了注釋；「眼內無珠」則諷喻了李甲人格的淺薄，他本期望以賣掉十娘所得的千金，回家抵償京城生活的過失，卻沒料到因此失去了價值遠遠超過千金的百寶箱以及他仍然眷念的美人。如果說，十娘為妓，猶如百寶為黑箱籠罩，無見天之日，那麼，一旦「從良」不逞，百寶也就隨之泯滅。十娘與百寶箱雙雙毀滅的結局設計，既有效地突顯了李甲在感情上首鼠兩端

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又有力地強化了「明珠暗投」的小說主題，同時在敘述上，產生出激動人心的美學效果。讀者以及故事中兩岸圍觀的群眾被深深打動而又深為歎惜的，既是十娘拋棄的滿箱珠寶，又是那箱珠寶所暗喻的「全玉而毀」的人格。

如前所述，無論在經濟的天平上或是道德的天平上，百寶箱所代表的財富與十娘立志從良的意志都是無價之寶。然而，敘述人既不讓十娘用此珍寶來解脫李甲的財源之窘，也不安排十娘離開李甲與孫富，帶着滿箱珍寶，毅然另尋生路，卻安排十娘與此寶箱雙雙俱毀！在這種令讀者大為歎惜的結局處理背後，自然有其寓意。由於滿箱珠寶被用來譬喻十娘「捨妓從良」及「全玉而毀」的道德人格，那麼，當這一人格的載體（十娘）投江以後，寶箱所喻的主體已經不復存在，則寶箱的繼續留在人間，也就失去意義。由此我們進一步看到百寶箱與十娘之間存在的隱喻關係，並理解了小說何以要安排十娘與寶箱的雙雙俱亡。

然而，用百寶箱隱喻十娘的方式也凸現了敘述人持有的道德立場，因為在敘述人看來，如果十娘未能從良，她就永世得不到道德拯救，也就如盈把的珠寶，永遠被封閉在那個盒子裏。

### 3. 男權中心的敘述視角

如同很多「文人與妓女」敘述那樣<sup>34</sup>，杜十娘作為妓女，都有待於男人去拯救。小說這樣的敘述，引導我們看到其背後隱藏着男權中心的預設立場。

在傳統文學中，女性的行為方式為傳統的文化所拘囿，而傳統文化的規則卻是由男人權力所制定的，由此決定了女性在社會生活中的弱勢地位。女性在文學中的形象，通常是被動的、受男性支配的、不

---

<sup>34</sup> 例如唐代傳奇〈李娃傳〉等作品。

能自主自己命運的、邊緣化的，在社會政治舞臺上是沉默的，因為「修、齊、治、平」、建功立業通常是男人的理想和抱負，與女子無緣。與之相反，歷代出現的女性干政的事件，在文學作品裏多被賦予負面特徵。《封神演義》裏的妲己，是害人的妖精；《飛燕外傳》裏的趙飛燕，是以色禍國的標誌；〈長恨歌〉中的楊貴妃，被當成引發「安史之亂」的禍源。「女禍」說在中國文學傳統裏是一個敘述的主題。

從女權批評的角度，可以幫助我們去質疑以往作品中描述女性形象之背後的種種假設前提，以及那種以男性為中心的道德標準等等。為何西門慶能夠縱慾，潘金蓮卻不能有婚外情？為什麼沈復能納妾嫖妓，陳芸卻只能從一而終。人們可以作如此簡單的回答：因為當時的社會使然。然而這樣的回答僅是社會學的、而非文學的。我們所關注的是，作者為什麼要從這樣的角度去結構一種敘述？從這樣的敘述中隱含了怎樣的社會與道德寓意？文學又是怎樣通過這樣的敘述，強化了源遠流長的以男性為權力中心的意識形態？

十娘因為靠李甲解脫自己的希望遭到破滅而自沉，李娃卻通過拯救滎陽公子的功名前程，而拯救了自己，這樣的敘述背後潛在着男權中心觀念。

如前所述，在「出院」與「投江」的整個情節敘述中，十娘的主動機智處處與李甲的懦弱猶豫、不知所措形成強烈對照。「出院」過程的整個敘述給予讀者這樣的印象：若不是十娘精心策劃，李甲非但得不到十娘，而且很可能因此窮愁潦倒，落得像〈李娃傳〉中滎陽公子行乞的下場。另一方面，作品巧妙地通過一個個事件，突顯了十娘在故事情節發展中所起的主導作用。從當初與鴛母周旋，智訂三百兩銀子為贖身之費，到幫助李甲籌得銀兩、以死威逼鴛母不得食言，以及出院之後對李甲的資助等等，在在顯示出十娘的聰明機智。

然而頗具反諷意味的是，懦弱被動的李甲在實質上卻對十娘的命

運起着主動的、決定性的作用。十娘費盡心機，雖然擺脫了妓院生活，卻終於擺脫不了李甲對她命運的主宰。今天的讀者也許會問，為什麼作者要安排十娘在發現李甲負心之後，投江自絕於人世？難道不能讓十娘有別的選擇，譬如安排她帶着那箱珠寶告別李甲，開始獨自的生活。然而，作者顯然注意到這種結局的不可能性，因為在一個以男權為中心的社會裏，像十娘這樣的女子，是很難得以獨立於世的。如果作品讓十娘離開李甲後，重操舊業，那麼整個故事的主題將會受到影響，這一可能性也是作者不願看到的。在十娘投江這一結局安排的背後，似乎存有這樣的寓意：一個女子命運的吉凶與否，決定於男子對她的取與捨，取之則吉，捨之則凶。一方面，無論十娘多麼聰明，怎樣地為改變命運而努力，她總是不能離開男人而自主自己的命運；另一方面，李甲這一角色儘管十分軟弱，卻竟然在未與十娘商量的情況下，有權力將十娘賣與鹽商孫富。且不說十娘贖身的三百兩銀子中有一半是出自她自己的，且不說加上出院後的旅資，十娘所出，何止一百五十兩？可是在作品的敘述中，所有這些付出以及在此付出背後蘊含的十娘的真情與苦心，在李甲與孫富的交易面前被擊得粉碎。如果我們注意到賦予李甲這種決定與改變十娘命運的權力的，是他們所處社會裏男性支配女性的那一整套道德觀念，也就不難理解李甲為何膽敢賣掉十娘，以及為何十娘的抗爭竟表現為自我的毀滅。從個人為了改變命運而奮鬥的一面看，十娘似乎居於強勢的地位，李甲則處於弱勢；然而，從以男權為中心的社會價值觀看，李甲卻處於強勢，十娘則居於弱勢。作品有意讓她脫離不了李甲作為男性對於女性的控制力量，使她終於被當作商品或奴隸一樣，被賣給另一個商人。如此設計實在是基於這樣的假設前提：紅顏女子命運的吉凶，取決於男性的選擇；如果淪為妓女，就更得靠男人拯救而不能自拔。即使她既具美貌，又有萬貫資財，也仍要受制於男性的取捨，取之則貴，捨之則賤。即使男性是一個懦弱無能之輩，女人的價值也有待他的承認與接受。這一預設前提充滿了傳統中國社會裏男權中心的文化意味。一方是財色俱佳，其命運卻受人制約，就因為她是女人；另一方既無財、又談不上色，也無傑出的才，卻能夠左右另一方的命運，就因為他是男人。

這些在現代社會裏被視為荒誕而不可思議的兩性關係，在故事裏卻是不可動搖的人倫法則。

人類力量的強與弱，是以性別差異為基礎的。基於性別差異的強弱之力量對比，又是以表象與實質對立的方式體現出來的。表面的強勢背後隱含的是實質的弱勢，內在的優勢則是以懦弱無能為表象的，〈杜十娘〉對兩個主要角色的形象設計實際上蘊涵了反諷的寓意。

反諷的寓意還見於作品對李甲道德品格的敘述中。作品開始不久，就通過十娘的視角，確認了李甲是一位「忠厚志誠」的公子。<sup>35</sup> 從傳統的婚姻道德標準看，這是一種至關重要的人品。也正因如此，十娘才與李甲「真情相好，見他手頭愈短，心頭愈熱。」<sup>36</sup> 這種「忠厚志誠」的品質在故事往後的敘述中，得到不斷的強化。當李甲周旋親友，以「假貸路費」為由，企圖為十娘湊得贖金，卻四處碰壁。十娘助其一半贖金，是因為看重他的「忠厚志誠」。如前所述，作品細寫李甲對於十娘一再資助的「感激流涕」，也旨在突顯李甲的「忠厚志誠」。可是在這樣的一再鋪敘之後，作品於後面卻安排了李甲「中道見棄，負妾一片真心」的事件，來為故事主角這段感情糾葛劃上休止符。作品後面部分的敘述徹底顛覆了前面部分的敘述，敘述人用李甲「中道見棄」的行為，委實嘲諷了他的「忠厚志誠」。

4. 故事的「急轉」(reversal of the situation)和「發現」(recognition)放在最後作結局，使這個故事具有強烈的戲劇效果(和戲劇性特徵)。

其情節敘述是「事實的發現導致人物命運的逆轉」的典型例子：

(1) 李甲負心之真相揭開，導致十娘對生活的充滿信心逆轉為對生活的絕望。

(2) 百寶箱秘密揭開，使得李甲因為轉賣十娘所得「千金」，而

---

<sup>35</sup> 同前注，頁 496。

<sup>36</sup> 同前注，頁 487。

失去眾多的「無價珍寶」，終至「人財兩空」。

作為本講的結論，〈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採用對應式的敘述結構，在揭示故事角色之間社會地位之差異與道德水準之差異的同時，更強調了角色道德水準之差異，從而有效地彰顯了故事的寓意。百寶箱與十娘之間的隱喻關係，從另一方面促成了角色形象的成功塑造。至於十娘的悲劇結局，既從反面強化了傳統文人追求功名的價值觀，又從正面顯示出具有男權中心色彩的敘事之預設前提。

### (三)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分析<sup>37</sup>

這篇小說載於《警世通言》卷二十八，是歷史上有關「白蛇敘述」的一篇經典作品。

#### 1. 白蛇故事的形成

關於白蛇故事的形成，已有不少學者作過探源性研究。有人推測它源自印度，後分兩支，一支傳至希臘，一支流入中國，曾為南宋時期的話本。<sup>38</sup> 還有人追溯至唐代無名氏所撰《白蛇記》，視其為最早的白蛇故事。<sup>39</sup> 在論及《警世通言》所收〈白娘子〉故事時，論者亦提及此前一些有關白蛇的故事，把它們看作是〈白娘子〉故事的前身，例如：

(1)《太平廣記》與《古今說海》載〈白蛇記〉，言唐人李黃途遇白衣美姝，慕其色，受邀前往其家，同居三日，飲樂無所不至。第四日返家後，覺身垂頭旋，臥床不起，被底身漸消盡，化作一灘清水，唯有頭存。家人尋至女方居處，方知原為白蛇所害（《太平廣記》同卷載李瑄事，類似）。

(2)《西湖三塔記》言宋人奚宣贊清明遊西湖，為白衣婦人設計誘至其所，留住半月，險被婦人食其心肝。得婦人手下卯奴相助，逃回家後，又被白衣婦人遣鬼抓回，以食其心肝，再被卯奴所救。

---

<sup>37</sup> 本節部分內容曾以〈「色誘」：重讀《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為題，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第 62 期（2000 年），修訂稿載於周建渝著《傳統文學的現代批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此處再有修訂。

<sup>38</sup> 趙景深〈白蛇傳考證〉，載王秋桂編《中國民間傳說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頁 161-163。

<sup>39</sup> 潘江東〈白蛇故事的發展〉，載《中華文化復興月刊》（臺北），12 卷，10 期（1979），頁 57。潘氏提及《白蛇記》收於三部古籍：明人陸楫《古今說海》、唐人鄭還古《博異志》以及宋人李昉《太平廣記》卷 458「李黃」條。今檢閱三書，僅見《古今說海》與《太平廣記》有此記載，《博異志》則無所載。然而《太平廣記》所輯正文後，注明本故事出自《博異志》，疑今存《博異志》與《太平廣記》所提《博異志》非同一書，或今存本非原書全本，或江氏所言另有所本。

後經宣贊叔父奚道人收之，原來白衣婦人即白蛇，終與其同夥烏雞、獼猴被道人分別鎮於西湖三塔。

(3)《情史》所敘，言宋人芮不疑路遇青衣小鬟，邀至華宅，與麗婦人同居十日，家後，婦人謁至門上，同居歲餘，後為屈道人識破致死，婦人原係一巨莽。

這幾個故事的主題十分相似，都涉及蛇怪化成美女，誘惑年輕男子，通過性事害其性命，是十足的「色誘害人」主題，其故事主角也是幻化成美婦人的蛇怪與年輕男子。可以說，這兩點與今天要討論的〈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十分相似，然而除此之外，其故事主要情節和事件之結構，則與後者十分不同。

## 2. 本小說的主題

馮夢龍以後，白蛇的故事被人們不斷地演繹，踵事增華，致使其主題等多方面發生了很大變化。特別是入清以後陸續出現的傳奇、彈詞、寶卷、皮黃戲等作品，在話本基礎上作了大量的改動。這集中體現在增加了與白娘子行為有關的大量情節，例如，她向南極仙翁求仙草救活其夫；乞法海還其夫，遭拒後，乃水漫金山；娘子產子、其子祭塔，法海放出白蛇，白蛇與許宣同升仙界等等。由於在白蛇身上大做文章，導致整個故事的主題發生了重要變化，一如趙景深先生所言：「大家喜歡看白蛇生狀元，大家同情於白娘娘，於是，白娘娘的地位就逐漸抬高，變成一個富有情感的可愛的人。」<sup>40</sup> 由此，白蛇故事的主題逐漸演變成為「愛情」或白蛇為愛情而抗爭。特別是民國以來，在崇尚個人自由的新風氣影響下，這種「愛情」主題受到強化，以致於我們今天看到的有關《白蛇傳》戲劇或故事，都正面地凸顯了白蛇對於愛情的追求。這樣的改變讓白娘子變成了一個愛人倫之樂的常人，

---

<sup>40</sup> 同注 38，頁 173。

而不再是妖怪。但妖怪是不可能有人性的，而且蛇妖想得人體精華也不是用來生小孩的。因此，這一改變的情節是與「三言」原著相矛盾的。

然而，「愛情」主題並非從白蛇故事的一開始就有的，它只存在於清代以來部分而非全部的作品裏。我們今天看到的〈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有不少學者把它的故事主題理解成「愛情」，甚至有人提出了「感情三階段」的解釋。<sup>41</sup>

事實上，如果從「愛情」主題的角度去看故事，實在不能令人滿意地解釋白娘子對許宣一次又一次的傷害。在傳統中國小說的愛情故事中，情人間的傷害，或起於當事人雙方的誤解，或由於外人作梗，如清代才子佳人小說中的所謂「小人」。<sup>42</sup> 可是，這些均與〈白娘子〉中的情節不同，〈白娘子〉的敘述中並沒有許宣與白娘子之間對愛情的誤解，因為故事中對愛情的誤解，通常會以當事人最終的理解或諒解為結果，可是許宣與白娘子之間的任何一方最終都清楚地知道，對方並非真心愛自己。故事的敘述人通過對其結局的處理，也充分暗示了這一點，因為他把一個鎮壓在雷峰塔下，以斷絕她繼續捉弄和陷害許宣的機會；另一個呢，讓他做了和尚，以顯示他與白娘子的決絕。

那麼，許宣遇上的是怎樣的一種禍害呢？答案應當是：化妝成美女的蟒蛇利用凡人耽於色慾的弱點，進行嘲弄性禍害，最終由於法師干預，蟒蛇遭到懲罰，凡人也汲取教訓，斬斷色慾，由此彰顯了本故事的主題：色誘。

---

<sup>41</sup>周振甫〈讀「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古代白話短篇小說鑒賞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頁 143-144。

<sup>42</sup> 有關這方面的論述，見周建渝《才子佳人小說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頁 181-184。

### 3. 對應式的敘述結構

主題在敘述過程中得以呈現，而敘述通常由兩種不同性質的因素通過對應的關係來實現的。

首先就故事角色而言，我們看到作品的敘述是由兩方面構成：一方為誘人之物：白娘子（實為白蛇），一方為被誘者：許宣。前者是「色」的主體，後者是「色」誘惑的對象；前者處處主動靠攏對方，後者事事謹慎地躲避對方；前者不斷地惹是生非，後者懦弱而又委曲求全，兩個角色既具有對立的性質，同時又恰好形成一對應的關係，然而正是兩個角色之間的互動，把小說敘述層層推進，從而彰顯了故事的主題。

從作品的敘述結構來看，是「色誘」而不是愛情，恰好構成了故事的整體。故事開端，白娘子初遇許宣於船，是「色」對於人（許宣）的顯示，作品作如是安排，旨在考驗許宣這個凡人是否為其所誘。接下來，故事中每一次白娘子與許宣相聚，都標示了人為色所誘惑。似乎許宣得到了色慾的滿足，其實不然，他卻為此付出重大代價：當他信以為真地要娶白娘子為渾家時，卻被娘子坑害了一遭，捲入邵太尉庫銀的失竊案，被發配蘇州府牢城營做苦工。<sup>43</sup>當許宣收留了再次找上門來的白娘子後<sup>44</sup>，又被娘子害了一回：為周將仕庫內金珠寶物失竊案所牽連，被杖一百，配三百六十里，押發鎮江府牢城營做苦工。<sup>45</sup>後來，當許宣被娘子一番「情似泰山，恩同東海」的信誓旦旦弄得「回嗔作喜」，重新與之留連不返<sup>46</sup>，結果使他不得安寧，無法避之，被迫自殺<sup>47</sup>，若不是法師相救，他必死於娘子手中。這樣一些情節設置實已暗示，在許宣耽於色誘的程度逐步加深的同時，他受到的懲罰

---

<sup>43</sup>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馮夢龍編《警世通言》（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卷28，頁428。

<sup>44</sup> 同前注，頁430。

<sup>45</sup> 同前注，頁434。

<sup>46</sup> 同前注，頁436。

<sup>47</sup> 同前注，頁444。

也逐漸加重。與之相反，每一次擺脫娘子後，許宣都重新獲得自由，過着寧靜生活，直到白娘子再次纏上他。例如第一次當他捲入邵太尉庫銀失竊案時，白娘子避禍逃走，許宣雖然被判發配牢城，卻遇他人作保而不入牢中，在外過了半年的平靜日子。<sup>48</sup> 當他第二次為娘子所陷，捲入周將仕庫物失竊案時，娘子再度逃走。許宣再度被判入牢城營做苦工，可是又受人相助，取保在外，生活也再次平靜下來。整篇小說故事情節的設置突顯了這樣一個與主題密切相關的寓意：每當許宣接受了白娘子，就是他溺於「色誘」的標誌。隨之而來的，便是他為此付出巨大代價：遭受官司，發配流放，失去原來寧靜安定的小市民生活，身份也隨之墮落。作者對故事情節作如此安排，想必是為了警示讀者：只有擺脫了「色誘」，人們才有平安寧靜的生活。

其次，對應的敘述原則明顯地運用到故事事件的設置中。讀者不難發現，幾乎每一次許宣接受了白娘子，就會惹上一場麻煩的官司。為甚麼「色誘」的後果總是與官司有關？作者把兩者以因果關係的方式結構在一起到底有何寓意？

從兩者的特徵看，官司是事件外在化的表現，它具有公開的或社會警示的性質，因為它既驚動了官府，又驚動了世人；色慾則與心理活動相關，且具有個人隱私性質，往往與背地裏進行的性行為相關。因此，官司與色誘，一為公開性質，一為隱私性質，小說把官府的懲戒與白娘子的色誘以及許宣的為蛇所誘並置於故事敘述中，刻意將兩者對應，把一個公諸於眾的事件做為一個隱私事件的結果，這樣的敘述結構與情節設置有助於達到如此效果：把一個具隱私性質的行為昭示於社會。它似乎暗示了這樣的寓意：個人行為與社會道德標準是有關聯的，前者需受到後者制約。所以，不要小看「色誘」這樣的個人私事，它的道德性質可以是具社會性的，而且，它所引起的後果也可能是社會性的。吃官司與流放似乎是以一種耳目所見的方式將許宣在

---

<sup>48</sup> 同前注，頁 428。

隱私領域裏為色所誘的性心理與性行為加以外在化，從而強調為色所誘所需付出的代價。以一個外在行為做為一個內在行為的代價，用社會性的事件（官司）來解決個人的性道德行為，就像我們小時候常聽到家長警告的那樣：老天有眼，一個人如果不忠不孝，會被天打雷轟。在我們面對的小說裏，這個老天，自然是故事的敘述者及其背後站着的作者，或者說是作者所秉持的道德立場。

接下來的問題是，為甚麼許宣惹上的兩次官司都涉及偷竊財物的行為（不管是他「偷」或是她「偷」）？故事作這樣的事件設置想必深具意味。如果從較為抽象的層面上理解，則官司與色誘兩個事件的對應敘述具有某種象徵性意義。官司，作為公開的社會行為，旨在對人間違法或不公正行為的裁判與處罰；色誘，從傳統的道德標準來看，是一種違反道德的行為。把官司與色誘兩個事件並置於小說敘述中，實際上強調了兩件事所具有的相似性質，色誘或為色所誘與偷人財物，一為「偷色」，一為「偷財」，兩件事都具「偷」的性質，性質的相似構成兩個事件並置的基礎。在此並置中，又以因果關係為特徵，加強了兩者在敘述過程中的對應關係。在此對應結構中，敘述人以「偷財」比喻「偷色」，其意義在於，它把許宣的「戀色」看作是如「偷財」那樣的不道德行為，從而通過把「偷財」與「偷色」兩個事件的對應敘述，用前者的不道德性來比喻和強化後者的不道德性，從而為故事對「色誘」所作的負面性敘述提供了道德依據。反言之，如果本故事的主題是「愛情」，是對兩個主角關係的正面肯定，那麼，何以要用「偷財」這種眾所公認的缺德行為與它扯到一起？

自從官司的出現，所有以往短篇愛情故事（特別是唐代傳奇中的愛情故事）中常有的和諧性都被顛覆了。作品最後通過許宣以佛鉢鎮壓白娘子，宣告他與「色誘」的最終決裂。整個故事情節置於如此一種富於因果意味的結構中，「色誘」的主題恰好在這樣的對應式敘述結構中得到充分實現。

#### 4. 作為敘述焦點的許宣

這篇由第三人稱視點展開的敘述可能給讀者帶來一種印象：在許宣與白娘子之間的關係上，許宣往往處於被支配地位。可是，如果注意到故事敘述的焦點所在，則不難看到，在很多時候，敘述者的視點是集中在許宣身上，而不是在白娘子身上。這就導致一個令人關注的問題：當一般讀者究心於許宣這個角色在故事中做了甚麼事情之時，批評者則須注意到他在故事裏起着怎樣的作用，作者透過許宣的行為及其方式，試圖向讀者傳達怎樣的寓意。以往批評家過多注意白娘子在故事中的作用，因而得出所謂「追求愛情自由」的主題推測。

很顯然，故事敘述人對於發生在許宣身上的事情持有負面態度，而對許宣的行為也多有負面的嘲諷之意。在作品開端，我們看到許宣日間見了白娘子，當夜就因思量那婦人而難以入睡。敘述人在此用了一聯詩句來描述他的狀態：「心猿意馬馳千里，浪蝶狂蜂鬧五更」。<sup>49</sup> 兩句詩中，上句暗示了許宣開始為色所誘，因而心神不定；下句嘲諷了心神不定的許宣其實是個輕狂的好色之徒。詩句透露出敘述人從一開始，就對將要發生的事件持有負面性質的嘲諷態度。此後，敘述人又安排許宣兩次上門索傘的事件，以此強調許宣開始主動接近娘子。「索傘」事件的設置暗寓了「色不迷人自迷」這樣一種含意，從而為故事主題的設定奠定基礎。正是由於許宣為色所迷，才惹出後面一系列麻煩。許宣一次又一次地吃官司，皆是對他自迷於色的懲罰。在接下來的敘述裏，敘述人關注的焦點，依然是許宣如何面對娘子的「色誘」，以及他為色所誘的行為應當得到怎樣的回報。在許宣第一次受到娘子設陷，被判發配後，尚未汲取教訓：當娘子找上門來，喜得他「如遇神仙，只恨相見之晚」。在此，敘述人把他們「如魚似水」的關係描述為「昏迷纏定」，這就暗示了對兩人關係的負面評價。<sup>50</sup> 許宣第二次受到娘子陷害，再次惹上官司，被判發配後，仍不覺然醒悟，再次

---

<sup>49</sup> 同注 10，頁 423。

<sup>50</sup> 同前注，頁 430。

被娘子一番甜言蜜語所誘惑，兩者重續前緣。對於這段重聚，敘述人將許宣描述為：「被色迷了心膽」，這就再次點出他對許宣為色所誘行為的貶責之意。敘述人對許宣耽於「色」並為「色」惹上官司等事件，常用具喜劇意味的幽默口吻來敘述，每一次當許宣接受了白娘子，敘述人彷彿在一旁暗示道：瞧，他已上當，後面當有好戲看！接下來，就安排官司纏身，作為對許宣接受白娘子這一行為的「回報」。在敘述人看來，許宣一次又一次受到愚弄，實在是他咎由自取。小說以這種方式安排許宣的冒險經歷，似乎暗示出這樣的寓意：人們無論到哪裏，都可能面臨「色誘」的挑戰。關鍵在於，你是否抵擋得住這種誘惑。許宣每次都無力抵抗，也因此一再捲入官司。這樣的情節與其說是白娘子對許宣的陷害，毋寧說是許宣的自我毀害。假如許宣能夠抗拒女色的誘惑，他的遭遇或許會是另一種情況，猶如《西遊記》中的唐僧，他所面對的九九八十一難考驗中，不乏「色誘」的挑戰。唐僧抗拒了這種挑戰，因而能夠取到真經；許宣擺脫不了白蛇的糾纏，因而被害得幾乎走投無路。

小說的結局強化了作品的道德寓意。許宣之所以要請來法師鎮壓白蛇，因為只有在那時，他才真正意識到「色誘」的威脅足以害他性命。許宣「鉢罩」白娘子，既隱喻他杜絕「色」誘，向傳統道德力量的復歸，同時也揭示出「解鈴還須繫鈴人」的寓意。「鉢罩」事件的設置從反面強調了這樣一個道理：既然「色不迷人自迷」，那麼，若要跳出「色誘」之陷，則需靠當事人自己的努力。在作者的安排下，許宣的努力不但是成功的，而且也是徹底的，他不但協助禪師鎮壓了白蛇，而且通過「披剃為僧」的方式，顯示自己與「色慾」的決絕。

許宣最終的出家修行，徹底顛覆了「愛情主題」的假說，因為它嘲諷和否定了故事中的男女關係。如果我們以《紅樓夢》高鶚所續的結局來與之比較，則可看到兩者在主題上的重要差異。寶玉與黛玉相知相愛，恨不能生死與共；許宣對娘子卻心存戒備，惟恐避之不及。寶玉對黛玉的去世，傷悼不已；許宣對娘子的伏法，視同解脫。寶玉

帶着對美好愛情的傷逝之感離開了賈府，許宣懷着與「色誘」決絕的信念出家修行。如果說寶、黛、釵三人關係的敘事主題是愛情，那麼，許宣與白娘子關係的敘述基本談不上是愛情主題。寶玉的出家強化了他們之間那場愛情糾葛的悲劇性質，許宣的出家則帶有擺脫色誘的喜劇性質。

誠然，文中也敘述了白娘子主動接近許宣，勾引許宣。但是，基於敘述人的視點主要地集中於許宣而非娘子這一事實，我們認為，作品主要用意，不在於強調白蛇的罪過，而在於揭示人類「好色」的弱點。白娘子是「色」的象徵，而「色」本身具有誘惑人的力量。敘述人關注的焦點，不在於「色」是否誘人，而在於人是否為其所誘。小說通過敘述許宣一系列的好色行為及其所面對的後果，意在警醒世人：為色所誘的人，終將為色所害。這一告誡，在故事的結尾處，通過法海禪師的八句題詩得到強化：

奉勸世人休愛色，愛色之人被色迷。  
心正自然邪不擾，身端怎有惡來欺。  
但看許宣因愛色，帶累官司惹是非。  
不是老僧來救護，白蛇吞了不留些。<sup>51</sup>

這樣的題詩，不僅揭示了小說的主題，也顯示出在許宣與娘子的關係中，許宣的行為方式是敘述人最關注的焦點，而許宣也應當為他好色之為所引起的後果承擔起主要責任。毫無疑問，小說同時也對白蛇以「色」害人的作為有所譴責，也給予她嚴厲懲罰。然而，小說道德警示的主要對象不是白蛇，而是像許宣那樣的世人。

---

<sup>51</sup> 同前注，頁 445。

## 5. 白娘子的負面特徵及其寓意

白娘子在作品中是愛情的天使，還是害人的妖精？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至關重要，因為它直接涉及小說的主題。以往的論者多把她看作愛情天使，其實大有為其假象迷惑之誤。人們之所以把白娘子的道德性質估價過高，是因為他們對白娘子的行為有先入為主的認同感，因此在詮釋過程中，被動地受此認同感限制，而缺乏持有一定距離的批評性立場。本部分基於對此認同立場的質疑，試圖作一次不同的詮釋。

白蛇修煉成精，源自中國民間信仰，與「蛇崇拜」的文化觀念不無關係。<sup>52</sup> 江南地勢低濕，多有蛇類出沒，為民生帶來禍害。這一因素或許能幫助解釋故事的作者何以要賦予白娘子以負面的形象特徵。<sup>53</sup> 至於為何要讓修煉成精的蛇怪幻化成年輕美女，並讓她以色誘惑男人，這或許因為傳統社會裏男人從事社會活動，女人通常有「足不出戶」的閨門之訓。在公共場合中，男人易遇，而女人難覓，所以白蛇幻化為年輕女子出現，在實際生活裏顯得偶然，也因此易吸引男人。這樣的文化因素想必激發了作者豐富的想像力，由此創造出白娘子這樣一個耐人尋味的角色。

然而，作者選擇蛇精幻化成美女作為故事裏的一個主要角色，更主要的原因，還是由於「色誘」主題的需要。白娘子被敘述人描述成外貌年輕美麗，內心危害他人，實代表了敘述人及其作者對「色」或「美色」的道德傾向，它使我們想到《金瓶梅詞話》中相似的態度：「損身害命多嬌態，傾國傾城色更鮮。」<sup>54</sup>

---

<sup>52</sup> 關於「蛇崇拜」的討論，可參閱烏丙安《中國民間信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頁 81-83。

<sup>53</sup> 有關蛇類危害民生的記載，見〔宋〕李昉《太平廣記》，卷 458，收入《筆記小說大觀》（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出版社，1983），第 3 冊。

<sup>54</sup> 《金瓶梅詞話》（東京：大安株式會社影印明萬曆本，1963），頁 2〈四貪詞〉。

事實上，在故事的整個敘述過程中，敘述人一再提示讀者，不要為白娘子美麗的假象所迷惑，她與許宣的關係也並非愛情關係。首先我們注意到，小說並未提供足以說明她「愛」許宣的材料，一如我們在〈李娃傳〉、〈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等作品中看到的那樣。與之相反，如前所述，白娘子的每一次出現，都帶有負面意味；每一次她與許宣團聚，都為後者帶來禍害。如果作者意在突出她對愛情的追求，就應該會有白娘子正面特徵的更多敘述。故事敘述許宣遭發配落難後，白娘子一次又一次地找上門來，這似乎顯示了她的「多情」。然而，作者實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為在「多情」的表象背後，隱含的是借色害人的寓意。白娘子每次出現，都顯示了「色誘」的力量。作者安置這樣的角色，旨在用她來考驗像許宣那樣的世人。許宣一次次上當的事件，證明了小說所基於的假設前提：「美色」具有人們難以抗拒的誘惑力，人們也容易為表象所迷惑。

隨着敘述逐漸推進，白娘子的害人本性也日益顯示出來。當她露出蟒蛇本相時，敘述人的描述足以令讀者感到其猙獰恐怖的特徵：「那條大蛇，張開血盆大口，露出雪白齒，來咬先生。」<sup>55</sup> 白娘子對許宣的多次設陷，讓許宣感覺到的不是「愛」而是害，以致於許宣跪在地上，求她饒命。娘子對許宣的窮追不捨，使得許宣心生絕望，以致要投水自殺。為了阻止許宣擺脫她的糾纏，白娘子竟會以害死眾生相威脅，揚言要「叫你滿城皆為血水，人人手攀洪浪，腳踏渾波，皆死於非命。」<sup>56</sup> 作品通過這樣的敘述向讀者表明，表面多情的美婦人其實是一個害人精，這一點，使我們自然聯想到《西遊記》中的白骨精。白娘子對於許宣，也不存在所謂的「感情三階段」，此說不能解釋娘子形象在故事前後部分何以發生如此巨大的差異。從敘述人的角度看，白娘子的形象是一貫性的，並無前後矛盾的形象變化，有的則是表象與實質的差異。白娘子開始表現為多情的美婦人，只是一種表象或一種幻象，從故事一開始，敘述人就對這個「多情的美人」打上了引號，

---

<sup>55</sup> 同注 10，頁 443。

<sup>56</sup> 同前注，頁 441。

然後再通過後面的情節，將其非人和害人的內在特徵，一步步昭示在許宣等其他角色面前。把白娘子刻劃成外貌美麗誘人、內心兇狠害人的角色，從一方面顯示出道學者流對「色」或「美色」所持的道德態度，然而從美學角度看，它卻對故事的敘述有着積極意義：把角色的表象特徵與其實質特徵用截然對立的關係建構起來，表象與實質間構成尖銳的差異與衝突，突顯了敘述的戲劇性。

有關白娘子結局的處理，更有助於說明本故事的主題。娘子本係蟒蛇所變，幻成人形，以「色誘」危害世人。然而，幻形最終遭到揭穿，娘子仍被打回蛇類，既不可成人，亦未能升仙，這樣的設置再次突顯了娘子這一角色的負面特徵。敘述人設置許宣與之決絕以及法海將之鎮壓的結局，可說是徹底否定了白蛇所作的一切。他一方面通過許宣與娘子的決絕，解決了個人全身保命與色誘之間的衝突，另一方面又通過法海的鎮壓，強化了一種具社會意義的道德取向。很顯然，在把這個故事收入集子時，馮夢龍沒有忘記故事的主題與該集子的書名《警世通言》之間，在道德寓意方面的相互契合。

作為本節的結論，〈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所蘊涵的主題，實在有別於傳統中國的其他愛情小說。許宣與白娘子之間代表的兩種異質力量的較量，構成故事的敘述結構。許宣從「為色所誘」到「與色決絕」的敘述過程，有效地實現了故事主題。法師的出場，既強化了作品的道德寓意，又成功地完成作品的敘述。

#### (四)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分析

本故事有文言文〈珍珠衫〉，收入〔明〕宋懋澄編《九籥集》，「九籥生」乃宋懋澄別號。據《松江府志》卷五十五：「宋懋澄，字幼清，華亭人，孝廉堯俞子也。年弱冠，能文章，善交遊，慕古烈士風；私習兵法，散財結客，欲建不世功。年三十餘，始折節為儒，北遊京師，為太學生。時光宗與福王同時出閣講學，禮數無等差，懋澄上書大宗伯羅萬化，謂：『皇長子、皇次子出閣，若等威不定，必啓天下之疑。』書凡數百言。宗伯心是之。然時多忌者，遂歸。屏居歲餘，居母喪，一如古禮。萬曆四十年，舉於鄉。三上春官，不第，卒。懋澄當萬曆時，遇人必抵掌論世事。嘗喟然嘆曰：『二十年後，天下將有兵，而我不及見也！』後卒如其言。詩文奇矯俊拔，尤工尺牘及稗官家言，有《九籥集》、《別集》行世。」譚正璧《三言兩拍資料》認為：「傳中云：『尤工尺牘及稗官家言。』可見作者本乃一小說家也。」<sup>57</sup>

本故事又收入馮夢龍編《情史》卷十六〈珍珠衫〉條，據學者考證，當出自《九籥集》。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經馮夢龍改編成白話短篇小說，收入《喻世明言》卷一。故事敘述襄陽府棗陽縣商人蔣興哥與妻子王三巧新婚三年後，往廣東經商。臨行前，與妻相約年內返回，卻因病逾期未歸。徽州新安縣商人陳商到棗陽經商，經賣珠薛婆引線搭橋，與王三巧發生婚外情。陳商臨行前，王氏以興哥留存珍珠衫相贈。興哥與陳商蘇州偶遇，見珍珠衫而發現姦情，遂回家休王氏。王氏再嫁廣東潮陽吳傑知縣為妾，興哥成全，王氏感恩。陳商再到棗陽，已物是人非，遂病亡。其妻平氏到棗陽賣身葬夫，為興哥所娶。興哥到廣東合浦縣販珠，與人爭執中鬧出人命。吳傑知縣判案，遇王氏極力相救，遂釋之，並將王氏歸還興哥。平氏為妻，王氏為妾。

<sup>57</sup> 譚正璧《三言兩拍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6。

## 1. 平衡式的敘述結構

如果將這篇小說與文言文〈珍珠衫〉比較，則可見其增加了一些重要情節和事件，例如新婚外出經商（瞞妻準備行裝，逾期不歸），算命先生預言未兌現，薛婆批評蔣興哥「重利輕離別」，並言其四女兒嫁作商人妾之美好，七夕會，以及王三巧被休回娘家後企圖自盡等等。

這些情節和事件的增加，表現為小說敘述結構的平衡特徵。美國學者韓南（Patrick Hanan）認為，故事由兩部分結構而成：誘姦與夫妻間彼此感恩的互惠行為。兩個部分在敘述過程中，皆有信物為記，此信物並有象徵性質。珍珠衫象徵誘姦，十六箱籠細軟象徵蔣興哥與王三巧的感情。丈夫在突發的寬大情懷下給予妻子，作為回報，妻子在救丈夫性命後，又連人帶箱籠歸還丈夫。<sup>58</sup> 珍珠衫導致夫妻分離，箱籠導致兩人「破鏡重圓」，作者有意以勻稱的結構方式展開與完成故事的敘述。

韓南還指出，這種平衡特徵還表現在：故事並非描述蔣興哥十全十美，或王三巧一無是處，作者試圖打破這種絕對化的、不平衡的敘述模式。他一方面告訴讀者，蔣興哥冒着婚姻破裂的危險去追逐「蠅頭微利」（如瞞着妻收拾行李，既成事實；逾期不歸等），另一方面在敘述中，儘量減輕妻子的罪過。算命先生的插曲，顯然是為了將妻子的期待提昇至相當痛苦的程度。賣珠婆在三巧兒面前對蔣興哥的批評，並用其四女婿的例子攻擊興哥「重利輕離別」，暗示其在外「包二奶」的嫌疑，使三巧兒的境遇受到讀者同情。而壓軸的安排是把誘姦之夜定在七夕（牛郎織女一年一度的會晤之期，情人佳節，同時也是三巧兒的生日），以及後來三巧兒被休回娘家後的企圖自盡，以顯示她對

---

<sup>58</sup> 韓南(Patrick Hanan)撰，吳璧婉譯〈「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與「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撰述考〉，臺北《中外文學》5卷1期，頁42-55。

丈夫仍有愛戀、以及對自己行為的自責，所有這些事件的設置，都一再地減輕了她的行為的罪過。小說這樣的敘述，其中一個用意是要平衡這對男女主角間微妙的道德水平。<sup>59</sup>

平衡特徵還表現在作者對夫妻感情的一種主觀態度：即使一方有婚外情，原夫妻無法繼續共同生活，也應好說好散，寬宏待人，而不必反目為仇，或加害對方，如〈霍小玉〉中的女主角，「愛有多深，則恨有多深。」

## 2. 小說的寓意

這篇小說在寓意方面，因為表現出對婚外情的同情與寬容，而受到論者的關注。韓南在《中國白話小說史》中指出：「最使人吃驚的是小說的社會意義。一個商人的妻子被誘姦，又愛上這個誘姦者，但她對丈夫的愛卻依然存在，而且很強烈，足以使他們重新結合。此前小說沒有一篇是寫得這樣大膽的。」一如他注意到的，「通姦在早期小說中是必然要受到譴責的，通姦的婦女都被寫成妖精一樣。」<sup>60</sup>《水滸傳》裏的潘金蓮與西門慶私通、楊雄妻潘巧雲與和尚裴如海私通，兩人在小說中均受到嚴厲懲罰。〈蔣興哥〉卻不是這樣。所以，韓南引述夏志清的評論，認為「它是作者站在個人的立場上對抗社會的例子」，並指出這篇小說涉及一個社會問題：一個人按照社會的道德規範去生活是艱難的。當一個人不能按照社會道德規範的要求去生活時，過去小說的作者總是站在社會一邊去譴責個人，把他歸入必須排除並讓人從中吸取教訓的那一類人。站在個人一邊的作品可能抨擊特定的社會規範，也可能並不抨擊，根本點在於作者對那個與社會規範相牴觸的人是否抱着同情的態度。馮夢龍抱着同情態度的，但他的同情和關心也只限於性愛這一範疇以內。他顯然是想把「情」與儒家道德調

---

<sup>59</sup> 同前注。

<sup>60</sup> 韓南(Patrick Hanan)著，尹慧珉譯《中國白話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頁 103-104。

和起來，他對於王氏的同情就是由於對「情」的同情。<sup>61</sup>

夏志清在〈中國古代短篇小說中的社會和個人〉一文中，對這篇小說推崇備至，認為「它是明代最偉大的作品」<sup>62</sup>，並指出：它的「誘姦」情節雖與《水滸傳》、《金瓶梅》相似，然而，在這兩部長篇小說中，「男子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流氓和惡霸，女子是個蕩婦，其夫是個相貌醜陋、膽小無能的侏儒，總之，都是慾望、狡詐、癡愚受到誇張的人物；而〈珍珠衫〉中的三角戀情，則寫的是商人階層中三個普通而體面的青年人，他們會愛並忠實於愛。」<sup>63</sup>

夏志清還指出，小說中王三巧「作為一個可愛而又與人私通的女人，她在中國小說中幾乎自屬一種類型。」她被描述成一個天性善良而又貪戀色慾的人（很多的其他小說中，這兩種道德特徵並不兼容，非此即彼），更重要的是，它是一個極富情感的女人。在小說的敘述中，她全心全意地接受自己的情人正是因為她對丈夫的愛和思戀。愛既是情感的，又是肉體的，具有雙重意義。她與蔣興哥的破鏡重圓，若按兩人當初情深意篤的邏輯發展結果來看，並不是隨意安排的大團圓式結局（如興哥不動聲色地休她，保全了她的名聲，再嫁時贈以十六箱籠等，均為小說最後的破鏡重圓提供了合情合理的依據）。對肉體和精神的忠實並不總是與丈夫的愛水火不相容，通姦也未必就意味着夫妻間的不忠。在中國小說中，表現出這樣豁達的理解力的作品實不多見。<sup>64</sup>

這篇小說引出很多有趣的問題，可供讀者思考。例如：

- (1)為何安排蔣興哥休王氏，娶陳商妻？
- (2)為何要設置興哥與王氏「破鏡重圓」？「重圓」的理據何

---

<sup>61</sup> 同前注。

<sup>62</sup> 夏志清著，胡益民、石曉林、單坤琴譯《中國古典小說導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8），頁 355。

<sup>63</sup> 同前注。

<sup>64</sup> 同前注，頁 357-359。

在？如果無理據，則是糟糕的安排；若是有理據，此安排則有意義。那麼，意義何在？

(3)為何結局要安排平氏為正，王氏為偏？這些設置有何寓意？

### 3. 珍珠衫的敘述功能

珍珠衫是甚麼？陳永正在〈珍珠衫是甚麼東西〉一文中，認為珍珠衫近似於《漢書·霍光傳》所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的「珠襦」，並引《雲笈七籤》「珠羅之服，因針而成」為證，認為有人把珍珠串成衣服來穿，可備一說。<sup>65</sup> 又稱古代戲服之間隔衫或為珍珠衫。

珍珠衫係蔣家祖遺，由蔣世澤傳與兒子蔣興哥。興哥出門，珍珠衫轉由三巧兒看管。此衫後經三巧兒手轉贈情夫陳商，卻被其妻平氏所藏。陳商死，平氏改嫁興哥，珍珠衫又隨着平氏重返蔣家。

有人作過統計：「珍珠衫」一詞在作品中共出現十四次，所指有二：一指蔣興哥的家傳之寶，二指〈蔣興哥重會珍珠衫〉這篇小說本身：「看官，則今日我說『珍珠衫』這套詞話，可見果報不爽，好教少年子弟做個榜樣。」「平氏聽罷，毛骨悚然。從此恩情愈罵。這才是『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的正話。」其中，第一類佔十二個，見於正話中後段，敘事手法為直述和對白。第二類只有兩個，剛好在前述十二個之先及之後出現。

另有網上文章〈珍珠衫發微〉言「珠衫四用」：(1) 實際用途（消暑）；(2) 串連結構；(3) 情節功能（愛情證據，道德標尺）；(4) 隱喻（團圓，以珠喻淚）<sup>66</sup>

<sup>65</sup> 陳永正《三言二拍的世界》(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頁 45。按此書原由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後有此台灣版。

<sup>66</sup> [http://www.jiulang.org/kkk/critique\\_0003.htm](http://www.jiulang.org/kkk/critique_0003.htm)，24/4/2012 摘引。

綜上所論，珍珠衫的敘述功能主要有四點：

(1) 實用功能：可消暑。

(2) 結構功能：珍珠衫貫穿蔣興哥夫妻愛情與婚姻悲歡離合全過程：蔣興哥與王三巧新婚，王三巧與陳商婚外情，蔣興哥與陳商相遇，陳商夫妻為珍珠衫吵架，蔣興哥王三巧婚變，王三巧又回到蔣家。整個故事幾大事件均由珍珠衫貫串連接而成。

(3) 隱喻愛情：蔣興哥新婚後離家外出做生意，留珍珠衫與王三巧消暑，足見夫婦情深。王三巧將珍珠衫轉送陳商，表示她已移情別戀。珍珠衫最終回到蔣興哥手中，標誌蔣興哥於王三巧之愛情與婚姻失而復得，破鏡重圓。總之，珍珠衫的失去與回歸隱喻了夫妻的分離與團圓。

(4) 道德寓意：珍珠衫本屬蔣興哥家傳，後隨王三巧的「婚外情」而留失。由於陳商與三巧兒的「婚外情」為正統道德觀念所不容，陳商為此丟了命，其妻子平氏與珍珠衫一道回歸蔣興哥，此種巧合當然出自敘述人及其作者的有意安排。通過此種安排，顯示了道德報應，就如篇首所說「果報不爽」。

#### 4. 「珍珠衫」故事之流傳

關於「珍珠衫」故事的流傳，可見以下文獻的記載：〔明〕祁彪佳《遠山堂明曲品·能品》稱：「〈珍珠衫〉，柳□□。此易蔣興哥為王士英。訛姦一節，皆六婆為之，而巧兒卒以貞終。然末段收煞，殊少精神。」<sup>67</sup> 傅惜華《明代傳奇全目》：「此劇今無傳本。」<sup>68</sup> 祁彪佳《遠山堂明曲品·具品》載：「〈遠帆樓〉，□□□閒閒子。此即〈珍珠衫傳〉，惟會合稍異。其中俊句不乏，惜安頓無法，蓋繇作者尚未

<sup>67</sup> 祁彪佳著，黃裳校錄《遠山堂明曲品劇品校錄》（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5），頁 69。

<sup>68</sup> 傅惜華《明代傳奇全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頁 444。

夢見音律，漫然握管耳。」<sup>69</sup>傅惜華《明代傳奇全目》言：「此劇，今無流傳之本。」<sup>70</sup>

祁彪佳《遠山堂明劇品·雅品》稱：「〈會香衫〉，北二劇共八折，葉憲祖。此即〈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傳〉也。上劇止奸尼賺衫一節事耳，未盡者以次劇繼之。元人原有此體，如《西廂》之分爲五劇是也。桐栢邇來之詞，信手拈出，俱證無礙維摩矣。」<sup>71</sup>

吳梅《顧曲塵談》第四章「談曲」：「袁籀庵以《西樓記》負盛名，今歌場盛傳其詞。然魄力薄弱，殊不足法。惟〈俠試〉一折，北詞尚能穩健，餘則無一俊語。即世所傳〈楚江情〉『朝來翠袖涼』一支，亦襲古曲之〈五更閨怨〉，乃能傾動一時，殊出意料之外。籀庵《西樓》以外，有《金鎖記》、《玉符記》、《珍珠衫》、《肅霜裘》四種。余僅有《金鎖》、《珍珠衫》二種，文字亦無出色。《珍珠衫》且淫褻不堪，如〈歌動〉一折，全摹李玄玉《勸妝》之調，而鄙俚淫蕩，最足敗壞風化。文人綺語，易墜泥犁，奈何不稍自檢點耶？」<sup>72</sup>

---

<sup>69</sup> 同注 67，頁 123-124。

<sup>70</sup> 同注 68，頁 415-416。

<sup>71</sup> 同注 67，頁 175。

<sup>72</sup> 吳梅《顧曲塵談》（台北：廣文書局，1962），頁 181。

## 附錄：參考資料

### 參考書目/篇目：

- 1 孫楷第〈說話考〉，載孫楷第《俗講、說話與白話小說》，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
- 2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3 耐得翁《都城紀勝》，見孟元老等著《東京夢華錄》（外四種），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
- 4 歐陽代發《話本小說史》，武漢：武漢出版社，1994年
- 5 程毅中輯注《宋元小說家話本集》，濟南：齊魯書社，2000年
- 6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
- 7 譚正璧《三言兩拍資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8 周建渝《傳統文學的現代批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
- 9 周建渝《才子佳人小說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
- 10 周振甫〈讀「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古代白話短篇小說鑒賞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
- 12 〔明〕宋懋澄撰，王利器校錄《九籥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
- 13 譚正璧《話本與古劇》，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
- 14 趙景深〈白蛇傳考證〉，王秋桂編《中國民間傳說論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
- 15 烏丙安《中國民間信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
- 16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馮夢龍編《警世通言》，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
- 17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馮夢龍編《警世通言》，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

- 18 《金瓶梅詞話》，東京：大安株式會社影印明萬曆本，1963年
- 19 韓南（Patrick Hanan）著，尹慧珉譯《中國白話小說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
- 20 夏志清著，胡益民、石曉林、單坤琴譯《中國古典小說導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88年
- 21 陳永正《三言二拍的世界》，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
- 22 祁彪佳著，黃裳校錄《遠山堂明曲品劇品校錄》，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5年
- 23 傅惜華《明代傳奇全目》，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
- 24 吳梅《顧曲塵談》，台北：廣文書局，1962年
- 25 Earl Miner, *Comparative Poetics: An Intercultural Essay o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參考期刊：

- 1 周建渝〈重讀《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18期(2001)
- 2 周建渝〈「色誘」：重讀《白娘子永鎮雷峰塔》〉，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第62期(2000)
- 3 韓南（Patrick Hanan），〈《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與《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的成書〉（*The Making of The Pearl-Sewn Shirt and The Courtesan's Jewel Box*），*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3(1973)
- 4 韓南（Patrick Hanan）撰，吳璧婉譯〈「蔣興哥重會珍珠衫」與「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撰述考〉，臺北《中外文學》，第5卷1期
- 5 潘江東〈白蛇故事的發展〉，臺北《中華文化復興月刊》，第12卷，10期(1979年)

## 乙部 教學建議

題一：

在〈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一篇中，杜十娘的人物形象十分突出。試回答以下問題，以分析杜十娘的人物形象及其意義。

1. 請填寫下表，分析杜十娘的人物形象。

杜十娘的形象		
手法	情節	性格
肖像描寫	<u>渾身雅豔，遍體嬌香，兩彎眉畫遠山青，一對眼明秋水潤。臉如蓮萼，分明卓氏文君；唇似櫻桃，何減白家樊素。</u>	姿容美麗
行動描寫	杜十娘與李甲真情相好，見他手頭愈短，心頭愈熱，為了李甲，她甘願受鴛母的咒罵，甚至直接跟鴛母衝突起來。	<u>熱情、善良</u>
行動描寫	用計贖身	<u>機智、聰明、頗有心計</u>
行動描寫	<u>「抱持寶匣，向江心一跳」，寧死不屈，怒沉百寶箱，投江自盡。</u>	剛強、堅定

2. 杜十娘追求的是怎樣的愛情？為甚麼她不能達成願望？

教師參考：

杜十娘追求真正的愛情，渴望與一個真心相愛的人共度餘生。她的願望落空，是因為李甲為了不想得失父親，竟接受孫富的金錢把她賣掉。十娘傷心欲絕，最終投江自盡。

3. 試分析造成杜十娘悲劇命運的原因。

教師參考：

1 李甲忘情負義：

李甲負情薄倖，不念杜十娘恩情，為怕家人不諒，竟然為一千兩忍心拋棄杜十娘，可見他對十娘愛不深，性格又懦弱自私，令十娘走向絕路。

2 禮教門第觀念：

杜十娘雖是京城教坊名妓，但出身於煙花之地，身份卑微，自不

容於官宦世家。紈袴子弟李甲知道父親、親人一定容不下十娘，他又無勇氣反抗，最終背棄了她。十娘成為了禮教門第觀念下的犧牲者。

4. 這篇小說如何反映古代婦女的命運？

教師參考：

古代女子命運的吉凶，往往決定於男子對她的取與捨，取之則吉，捨之則凶。一方面，無論十娘多麼聰明，怎樣地為改變命運而努力，她也不能離開男人而自主自己的命運；另一方面，李甲儘管十分懦弱，卻竟然可以在不與十娘商量的情況下，有權力將十娘賣與鹽商孫富。

（以上可參考前文「男權中心的敘述視角」一節。）

5. 本篇以杜十娘棄寶自沉作結，試為杜十娘撰寫一個新的結局。

教師參考：

建議評分量表

評分準則	整體表現等級	分數
內容： • 可發揮想像力，為故事創造不同的結局，如：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杜十娘接受李甲懺悔，繼續與他一起生活</li> <li>➢ 杜十娘接受跟隨孫富</li> <li>➢ 杜十娘痛斥李甲、孫富，自携八寶箱，獨自離去</li> <li>➢ 當時柳遇春在場，深受感動，願迎娶杜十娘</li> <li>➢ 其他言之成理的結局</li> </ul> • 應較着重人物內心感受的描寫 技巧：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故事發展合理、脈絡明晰</li> <li>• 表達清楚流暢，用語簡潔準確</li> </ul>	上	9 8 7
	中	6 5 4
	下	3 2 1

題二：

在〈杜十娘怒沉百寶箱〉一篇中，「百寶箱」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義。試回答以下問題：

1. 文中共有多少次提及「百寶箱」？

教師參考：文中提及「百寶箱」共四次。

2. 「百寶箱」的出現，對情節的發展，如何產生推進的作用？

教師參考：

第一次：李甲到處借貸，但仍無法籌到三百兩白銀為杜十娘贖身。杜十娘取出一百五十兩銀及二十兩「行資」的私房錢，假稱是從姊妹處借來。這些銀兩相信是從百寶箱取出。因為這一半贖金，才感動了柳遇春，答允借出一百五十兩，李甲最終可以為杜十娘贖身。「百寶箱」第一次「出現」，是故事的開端，啟引以下情節發展。

第二次：當杜十娘與李甲準備起程，正與柳遇春和眾姊妹話別時，謝月朗「命從人挈一描金文具至前，封鎖甚固，正不知什麼東西在裏面。十娘也不開看，也不推辭，但殷勤作謝而已。」不過，文中沒有明言的描金文具就是「百寶箱」。這是故事情節發展的第二階段。

第三次：當李甲用完那二十兩「行資」時，「正當愁悶」，杜十娘又取匙開箱，拿出白銀五十兩。這一次是在李甲面前打開這「百寶箱」，但李甲因為自覺慚愧，並未有細看箱內物件，致使未有揭開「百寶箱」中的真貌，讓故事情節可以進一步發展，成為情節第三階段。

第四次：當李甲受孫富挑撥，將杜十娘轉賣時，十娘悲憤莫名，取匙開鎖，將箱中寶物一一投入江中，最後自己也抱持寶匣，跳向江心，結束自己的生命。這一次「百寶箱」的全貌才在李甲、孫富和眾人面前展現，它內藏的珍寶，何止千兩，使李甲既羞且愧，後悔莫及，但一切已無可挽救。這是情節的高潮所在，故事也隨即收結。

在整個故事的情節發展中，「百寶箱」這線索若即若離，忽隱忽現，「百寶箱」在不同的情況出現，而百寶箱秘密的逐漸揭開，對情節發展都起着暗示和推動作用，前三次出現，讀者全不知箱中有何物，對它不太在意，直到第四次出現，讀者才恍然大悟，而這正是作者構思巧妙之處。

3. 「百寶箱」有甚麼象徵的意義？

教師參考：

「百寶箱」象徵杜十娘的從良行為和珍貴的道德決心。滿箱的珠寶以物質的具體形態體現了眾所珍視的價值，從良的行為以道德的抽象形態突顯了同為珍貴的價值。百寶箱與十娘之間有一層隱喻關係。

（以上可參考前文「百寶箱在敘述中的作用」一節。）

題三：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的故事，由許宣遇見白娘子而開展，而整篇小說敘述者的視點主要也是集中在許宣這個人物身上。試回答以下問題，以了解許宣這個人物在小說中的作用：

1. 文中許宣共遇見白娘子多少次？

教師參考：許宣共遇見白娘子四次。

2. 扼要寫出許宣每次遇見白娘子的遭遇和下場。

教師參考：

許宣第一次遇見白娘子：

許宣在船上偶遇白娘子，因為借傘一事而認識。他對白娘子的美色意亂情迷，「當夜思量那婦人，翻來覆去睡不着。」後來白娘子主動商借五十兩銀子，着許宣向她提親。及後發現銀子是失竊的官銀，許宣遂被發配。

許宣第二次遇見白娘子：

白娘子主動到蘇州找許宣，許宣見到白娘子時，斥罵她是「鬼怪」，但不久又被白娘子的美色所迷：「白娘子放出迷人聲態，顛鸞倒鳳，百媚千嬌，喜得許宣如遇神仙，只恨相見之晚。」兩人結成夫婦。及後許宣欲參加佛會，白娘子為他張羅華衣美服，不料這些也是失竊的贓物，又令許宣吃官司。

許宣第三次遇見白娘子：

許宣投靠鎮江做生藥買賣的叔叔李克用，白娘子又來尋夫，許宣被白娘子的甜言所惑，「回嗔作喜」、「被色迷了心膽」，兩人很快和好如初。白娘子拿出銀子讓許宣貸房子，做起藥店的生意來。後來有一次到寺廟燒香，法海禪師告訴他白娘子原是妖精，他回家不見白娘子和青青，方才相信。

許宣第四次遇見白娘子：

許宣遇赦還鄉，白娘子和青青已在家中等待。許宣意識到性命受威脅，要求法海禪師協助，最後不理白娘子的哀求，利用法海的鉢盂收伏了白娘子，自己亦看破紅塵，剃度為僧。

3. 許宣四次遇見白娘子，對她的態度如何轉變？許宣這種轉變與小說的主題有何關連？

教師參考：

許宣第一次見到白娘子，即被她的美貌吸引；兩次上門索傘事件，突出許宣貪圖白娘子美色，主動接近。在白娘子第一次設陷後，許宣尚未汲取教訓，當白娘子主動登門，喜得他「如遇神仙，只恨相見之晚」；許宣第二次遭白娘子陷害而惹上官非，仍未覺悟，

再次被白娘子的甜言蜜語誘惑，再續前緣。作者將許宣描述為「被色迷了心膽」，可見他幾次受牢獄之災，仍耽於「色」之中，未有醒覺。到最後一次兩人在姊姊家相遇，許宣終於意識到「色誘」的威脅足以危害他的性命，遂應法海禪師的指示「鉢罩」白娘子，拒絕受誘惑。小說通過敘述許宣一系列的好色行為及其所面對的後果，意在警醒世人：為色所誘的人，終將為色所害，帶出小說的主題。

（以上可參考前文「作為敘述焦點的許宣」一節。）

題四：

《三言》主要是以「第三人稱的全知視點」敘事。試回答以下問題：

1. 「第三人稱的全知視點」有何好處？試以〈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為例作說明。

教師參考：

這個視點的好處是作者可以無所不知。

如〈白娘子永鎮雷峰塔〉一篇中，作者是以全知的角度交代許宣的背景：「話說宋高宗南渡，紹興年間，杭州臨安府過軍橋黑珠巷內，有一個宦家，姓李，名仁。見做南廊閣子庫募事官，又與邵太尉管錢糧。家中妻子有一個兄弟許宣，排行小乙。他爹曾開生藥店，自幼父母雙亡，卻在表叔李將仕家生藥鋪做主管，年方二十二歲。」

此外，許宣和白娘子的心中所想，讀者也是無所不知的。許宣初見白娘子時：「見了此等如花似玉的美婦人，旁邊又是個俊俏美女樣的丫鬟，也不免動念。」許宣叔叔李克用本欲偷窺白娘子，豈料看到白娘子竟是一條白蛇，白娘子恐怕李克用對許宣說出自己的本相時，心裏盤算欺騙許宣，讀者也可以從作者的筆下知道：「白娘子回到家中思想，恐怕明日李員外在鋪中對許宣說出本相來，便生一條計……」

（以上可參考前文「古代白話短篇小說的敘事特色」一節。）

2. 試以白娘子或許宣為敘事者，重寫〈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的結局。

教師參考：

建議評分量表

評分準則	整體表現等級	分數
內容：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從白娘子/ 許宣的視角，應較着重人物內心感受的描寫</li> <li>• 「重寫」的原則是不可違背故事結局的骨幹，惟枝節可以增減</li> </ul> 技巧：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li>• 故事發展合理、剪裁得當、脈絡明</li> </ul>	上	9
		8
		7
	中	6
		5
		4
下	3	
	2	

晰

• 表達清楚流暢，用語簡潔準確

1

題五：

話本的體制，一般分為入話、頭迴、正話、篇尾四部分。以下是〈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及〈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的入話詩和篇尾詩。試回答以下問題：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

入話：「掃蕩殘胡立帝畿，龍翔鳳舞勢崔嵬。  
左環滄海天一帶，右擁太行山萬圍。  
戈戟九邊雄絕塞，衣冠萬國仰垂衣。  
太平人樂華胥世，永永金甌共日輝。」

結尾：「不會風流莫妄談，單單情字費人參。  
若將情字能參透，喚作風流也不慚。」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

入話：「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結尾：「祖師度我出紅塵，鐵樹開花始見春。  
化化輪回重化化，生生轉變再生生。  
欲知有色還無色，須識無形卻有形。  
色即是空空即色，空空色色要分明。」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

入話：「仕至千鍾非貴，年過七十常稀，  
浮名身後有誰知？萬事空花遊戲。  
休逞少年狂蕩，莫貪花酒便宜。  
脫離煩惱是和非，隨分安閒得意。」

篇尾：「恩愛夫妻雖到頭，妻還作妾亦堪羞。  
殃祥果報無虛謬，咫尺青天莫遠求。」

1. 試說明〈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及〈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入話詩/詞的作用。

教師參考：

入話的詩詞一類的韻文，有的是點明主題，概括全篇大意；有的造成意境，烘托特定的情緒；有的抒發感歎，從正面或反面陪襯故事內容；也有的與故事內容關係並不密切。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入話詩主要借詩交代故事的歷史背景。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入話詩主要是借詩中所寫西湖美景，引入故事，與該詩的本意無關，與故事內容關係也不密切。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入話詞（西江月）勸人安分守己，不要為酒、色、財、氣四字，虧了行止，正好是點明本篇的題旨。  
（以上可參考前文「白話短篇小說的體制」一節。）

2. 試說明〈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及〈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篇尾詩的作用。

教師參考：

小說的篇尾常常採用詩詞一類的韻文形式，由說話人（或作者）出場總結全篇，或闡明故事主題，給予聽眾道德勸誡。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篇尾詩主要是感歎世間情愛，難以讓人參透。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則以許宣的詩作結，作用是警誡世人，勿被美色所迷。

〈蔣興哥重會珍珠衫〉篇尾詩提醒世人，善惡因果，報應不爽，回應全篇主旨。

（以上可參考前文「白話短篇小說的體制」一節。）

題六：

戲劇法(Hot Seating)：由台下同學訪問劇中人物，藉此了解各個角色的思想和感情。

教師參考：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可以因應教學時間衡量選多少角色、多少片段。例如可以杜十娘將百寶箱投於水中一段為基礎，請一個學生扮演杜十娘一角，一個學生扮演李甲，再選三至四個學生作台下提問者。這活動可使學生更明白兩個主角當時的內心感受。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可以因應教學時間衡量選取多少角色、多少片段。例如可以許宣被白娘子所害，牽涉到周將仕庫內金銀珠寶失竊案，發配流放一段為基礎，請一個學生扮演白娘子，一個學生扮演許宣，再選三至四個學生作台下提問者。這活動可使學生更明白兩個主角當時的內心感受。

題七：

電影/動漫觀賞

1. 觀賞電影《杜十娘》中，杜十娘將珍寶投於水中一段(約 15 分鐘)。讓學生說出比較喜歡哪一種媒體，電影內容是否忠於原著等。

中國錄像電影《杜十娘》(1981年，普通話)

製片：李克懋

導演：周予

編劇：周予、趙夢輝

電影公司：長春電影製片廠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OBCq2morZE>

2. 觀賞動漫《白蛇傳》(片長約 44:49)。讓學生比較動漫與〈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在主題思想白蛇形象等方面之異同。

《蔡志忠中國經典動漫系列——白蛇傳》(普通話)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OoQIRbDJa4>